

镜映乾坤

——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

World in Mirror: Selected Bronze Mirrors
from Lloyd Cotsen's Donation



上海博物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79-0484-8

I. ①镜… II. ①上… III. ①古镜—铜器(考古)—中国
IV. ①K8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5780号

镜映乾坤

——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

上海博物馆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政编码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vh@online.com

上海畅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8 印张: 18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5479-0484-8

定价: 180.00元

目录

006 / 序 陈燮君

008 / 关于“五岳”题材铜镜的探讨 马今洪

019 / 图版

138 / 展品目录

Contents

007 / Foreword *Chen Xiejun*

018 / Some thoughts of bronze mirrors with *wuyue* (five mountains) motif *Ma Jinhong*

019 / Catalogue

138 / List of Exhibits

镜映乾坤

——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

World in Mirror : Selected Bronze Mirrors
from Lloyd Cotsen's Donation

上海博物馆
Shanghai Museum

总 策 划 General Management

陈燮君 *Chen Xiejun*

陈克伦 *Chen Kelun*

周 亚 *Zhou Ya*

展览策划 Exhibition Curator

马今洪 *Ma Jin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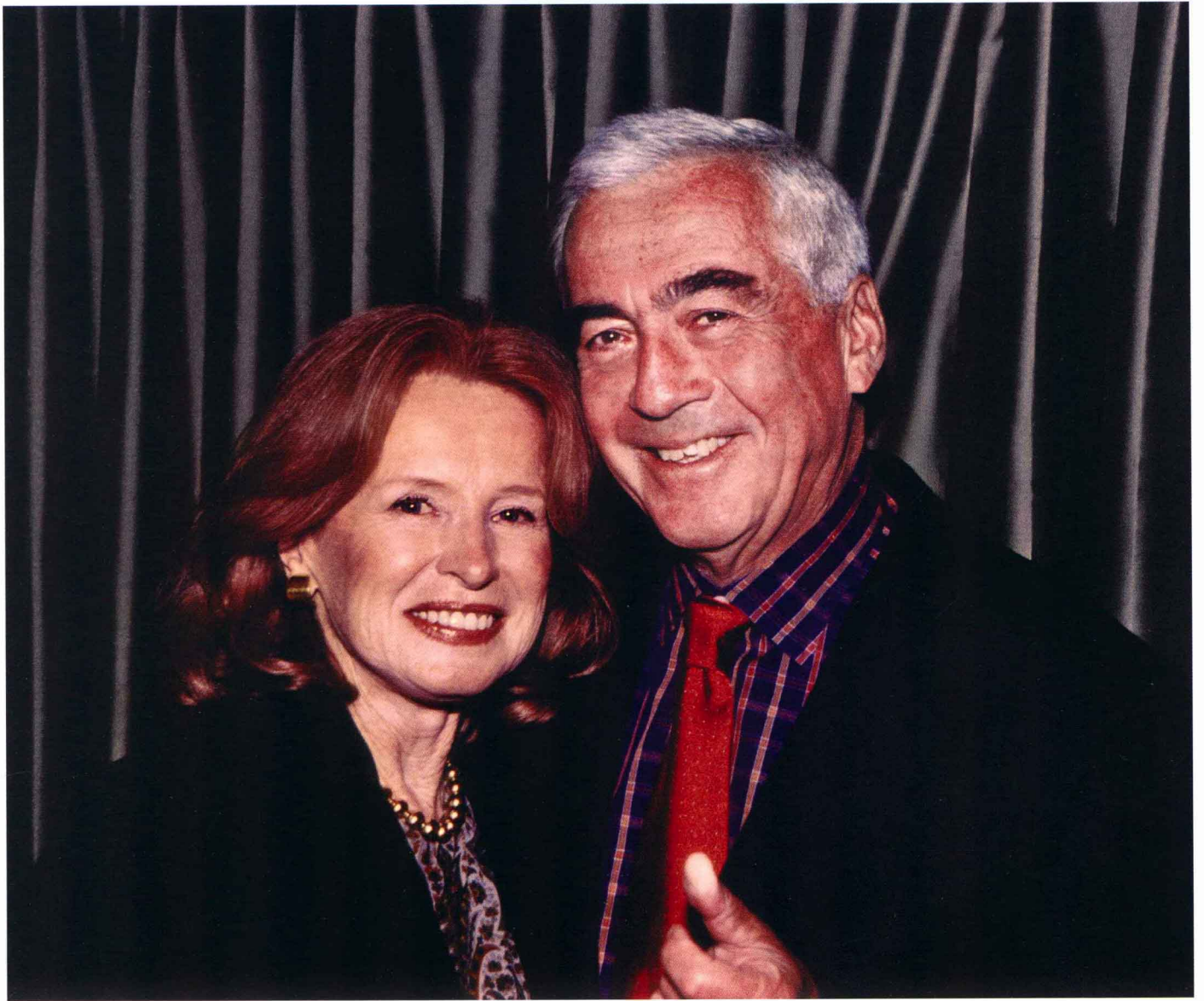
展览设计 Exhibition Designer

李蓉蓉 *Li Rongrong*

张莉娟 *Zhang Lijuan*

侯 立 *Hou Li*

袁启明 *Yuan Qiming*



罗伊德·扣岑先生和夫人
Mr. and Mrs. Cotsen

目录

006 / 序 陈燮君

008 / 关于“五岳”题材铜镜的探讨 马今洪

019 / 图版

138 / 展品目录

Contents

007 / Foreword *Chen Xiejun*

018 / Some thoughts of bronze mirrors with *wuyue* (five mountains) motif *Ma Jinhong*

019 / Catalogue

138 / List of Exhibits

序

罗伊德·扣岑先生是美国洛杉矶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慈善家、露得清公司前总裁。他早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学与考古学，还选修了有关中国艺术史的课程，并在古希腊时期遗址从事过考古发掘。

扣岑先生收藏中国古代铜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长期收藏铜镜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风格，即注重早期铜镜、各个时代典型铜镜、特殊工艺铜镜以及与铜镜相关文物的收藏，因此他的藏品可谓独具魅力。

扣岑先生及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对上海博物馆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希望将自己收藏的古代铜镜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并认为：主动将这些铜镜归还到它们的祖国，是对中国保护其文化遗产努力的最大支持，也是对中美两国实施保护文物双边协定的认同。

在上海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之际，扣岑先生将珍藏的90件（组）古代铜镜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我们衷心感谢扣岑先生对上海博物馆以及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为答谢扣岑先生的慷慨之举，我们特别精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藏品举办此次“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展览，希望与观众朋友共同品味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

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燮君

Foreword

Mr. Lloyd E. Cotsen, former President of Neutrogena Corporation, is a well-known art collector and philanthropist in Los Angeles, USA. In his early year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e studied architecture and archaeology, and participat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ancient Greek sites. He also took courses in Chinese art history, which triggered his interest in Chinese art.

Mr. Cotsen started collecting ancien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at the beginning of 1950s. His collection reflects his preference gradually formed during decades of collecting activity. Mr. Cotsen is most interested in old mirrors dating back to the Zhou dynasty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He also pays attention to mirrors of the typical styles of each period, mirrors made with special techniques, and artifacts related to bronze mirrors. All of these made his collection unique and charming.

Mr. and Mrs. Cotsen once visited the Shanghai Museum during their stay in China, and were impressed by its collections. He expressed his wish to donate his collection of ancient bronze mirrors to the Shanghai Museum, as he believes that returning these mirrors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is the best way to help China protect its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also a support to the bilateral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hina to protect Chines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the year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Mr. Cotsen kindly donated 90 sets (91 pieces) of his ancient bronze mirrors to the Shanghai Museum, which fulfilled the wish he has had for many years. We are grateful for his support to the Shanghai Museum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takings of China. To express our thankfulness, we carefully selecte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ieces of his donation to hold the exhibition “World in Mirror: Selected Bronze Mirrors from Lloyd Cotsen’s Donation”. We hope the visitors will enjoy the charm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Chen Xiejun
Director, Shanghai Museum

关于“五岳”题材铜镜的探讨

马今洪

在“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展览的展品中，有三件以“五岳”纹为题材的铜镜颇具特色。这类铜镜与道教有密切的关系，最早出现于唐代，明清时期仍然用于铜镜的装饰。本文以这三件“五岳”题材铜镜为例，结合出土以及各地公私机构收藏的铜镜资料，探讨“五岳”题材铜镜的缘起、含义、用途以及各个时期的装饰风格等问题。

一

唐代“天地含象五岳纹镜”（见本图录第118页编号51的展品，以下简称“51号镜”），直径16.50厘米。连山纹方钮，钮四边为同样的连山纹方块。钮的四角各铸铭文四字，共16字，每四个位置相同的字组成一个句子：“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外饰水波纹，水波纹外以八卦纹围成一方格，从右下角以顺时针转读，卦象分别为：乾卦、坎卦、震卦、艮卦、兑卦、离卦、坤卦、巽卦。八卦四边以离卦为上端，上、下、左、右分饰日、月、星辰图案，每种图案两侧饰云纹。日中有展翅的金乌，月中有桂树。镜缘凸起，有两周阴线的弦纹（图1）。

有学者指出，此种铜镜与《正统道藏》中收录的司马承祯所作的《上清含象剑鉴图》有关。^[1]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唐代著名道士。21岁进入道门，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箓、导引、服饵诸术。道书称其为上清派第六叶嫡系传人。后遍游天下，隐于天台山，自号天台白云子，世称司马天师。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都，亲降手敕，赞美他道行高超。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召入宫中，询问阴阳术数



图1

[1] 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天。地。含。象。日。月。貞。明。
 而。規。地。而。象。日。月。貞。明。
 寫。萬。物。洞。鑒。百。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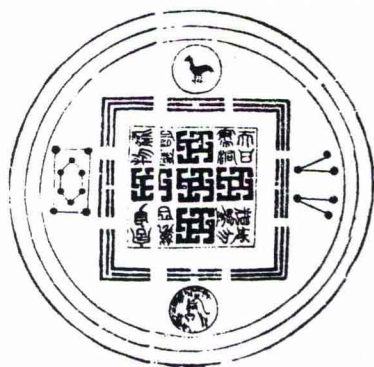


图2

与理国之事。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开元十五年(727),两次遣使者迎其入宫,留侍内殿。

司马承祯有十余种著作,《上清含象剑鉴图》就是其中之一,收录于《正统道藏》,也载于《全唐诗》卷九二四,但其末尾附载《全唐诗》作为唐玄宗御制的《答司马承祯上剑镜》之诗,题为《唐明皇御批诗》。又,《宋史·吴及传》载《进司马天师铸含象鉴表》其一节云:“臣先收得唐司马天师为明皇所铸含象鉴一面。家传累世,掌秘多年。”日本学者福永光司根据上述资料认为,其著作大体上具有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而其献给玄宗的鉴为亲自铸造的事实亦可肯定。^[2]

与51号镜纹饰相关的是《上清含象剑鉴图》所载首品镜图^[3]。首品镜图的图案为:连山纹方钮,钮四边为同样的连山纹方块。钮的四角各铸铭文四字,共16字,每四个位置相同的字组成一个句子:“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外以八卦纹围成一方格,八卦四边饰日、月、星辰图案,日中有三足的金乌,月内有玉兔捣药纹及桂树。镜缘有一周弦纹。(图2)

在配合镜图的文字表述中,司马承祯云:“此鉴所以外圆内方,取象天地也。中列爻卦,备着阴阳也。太阳之精,离为日也。太阴之精,坎为月也。星纬五行,通七曜也。雷电在卯,震为雷也。天渊在西,兑为泽也。云分八卦,节运四时也。此表天之文矣。其方周流为水,以泻四溟。内置连山,以旌五岳。山泽通气,品物存焉。此立地之文也。词铭四句,理应三才。类而长之,可以意得。此寄言以明人之文也。”^[4]这段描述指明了铜镜造型、纹饰的构成。造型上外圆内方,象征天圆地方。镜背中间有爻卦、日、月、星辰及云彩八朵,在方周内有“周流为水”、象征五岳的“内置连山”和理应三才的“词铭四句”。

我们用文字描述的细节分析镜图,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有一些差异,如镜图没有流水纹、日月星辰的两侧没有八朵云头纹;镜图上的八卦卦象只有五种卦象,其中离卦二见、乾卦则三见,而司马承祯作为著名的道士是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可能由于镜书在历代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遗佚和讹误,导致了这些错误的产生。

[2] 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其思想的源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386页。

[3] 《道藏》第六册,文物出版社等,1996年,第684页上。

[4] 《道藏》第六册,第683页下。

这类铜镜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用具，司马承祯在设计各种物象、铭文时含有明确的道教义理：“夫四规之法，独资于神术。千年之奇，唯求于乌影。含光写貌，虽其仪，尚象通灵，罕存其制，而鉴之为妙也。贞质内凝，湛然惟寂，清晖外莹，览焉遂通。应而不藏，至人之心愈显。照而征影，精变之形斯复。所谓有贞明之道也，有神灵之正也。捧玩之宝，莫先兹器，既可以自见，亦可以鉴物。”^[5]

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此类铜镜另外还有一些发现。

例一，故宫博物院藏“日月星辰五岳八卦镜”^[6]（图3）。这件铜镜与51号镜的纹饰、铭文比对，可以看到一些有意味的现象：故宫藏镜的直径为16.5厘米，与51号镜相同；从铭文看，两者的布局、顺序相同，特别是字体、字形甚至笔画走势也相同；而纹饰中的连山纹、流水纹、八卦纹、日月星辰以及八朵云纹也几乎相同，日中金乌的造型和细节也极为相似。



图3

因此，这两件铜镜从形态、铭文、花纹分析，应当为同形镜。同形镜生产工艺主要是同模，即铸造中所使用的祖模（一次阳模）是相同的，所以铸品也是相同的。^[7]故宫镜与51号镜为同形镜的研究增加了一个宝贵的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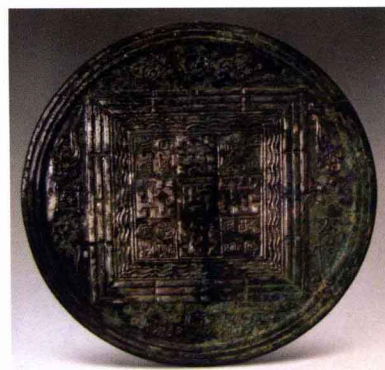


图4

观察51号镜、故宫镜纹饰所表现的物象，可以发现几乎完全合于《上清含象剑鉴图》首品镜图的文字描述和纹饰描绘，特别在细节上，如文字的排列顺序，离为日、坎为月的卦象，日中金乌、月中虽无玉兔捣药但有桂树的图案等等，使我们仍可以窥见司马承祯敬献给唐玄宗这种铜镜的风貌，可以说这两件铜镜应当是最接近司马承祯道镜的本形。

例二，见于2009年的一次铜镜拍卖会^[8]（图4），直径22.8厘米。这件铜镜图案的日中有金乌、月中有桂树，但文字和卦象的排列与51号镜、故宫镜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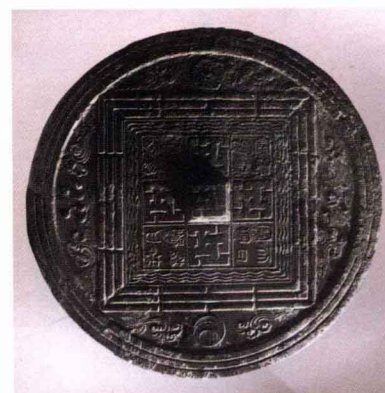


图5

例三，洛阳博物馆藏“四山日月星辰八卦镜”^[9]（图5），征集于河南洛阳磁涧老井村，直径20.7厘米。与51号镜和故宫镜比较，纹饰线条较宽，铭

[5] 《道藏》第六册，第683页下。这段话的典故多出于道家及纬书，参见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其思想的源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册，第386页；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第六卷，第29页。

[6] 郭玉海《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何林《你应该知道的200件铜镜》，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7] 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127—130页。

[8] 《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铜镜》，2009年，第171页。

[9]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83。



图6



图7



图8



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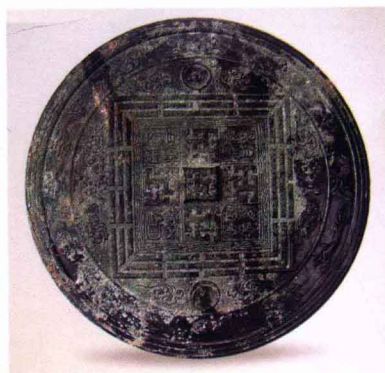


图10

文方块的排列位置有所不同，日中无金乌，月中无桂树。《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所著录的“宋连山纹八卦镜”（图6），与此镜的直径、铭文和纹饰排列相同，但从拓本看，没有流水纹。^[10]

例四，上海博物馆藏“日月星辰八卦纹镜”^[11]（图7），直径20.3厘米。与51号镜和故宫镜比较，直径不同，连山纹的方向不同，卦象排列不同，日中无金乌，月中无桂树，星辰的方向相反，每个云朵有一大一小两片云头。《唐代铜镜与唐诗》收录的一件“铜镜”^[12]与上博此件藏镜相同，可能是同形镜（图8）。

例五，《息斋藏镜》收录的图版100镜^[13]（图9），直径17.5厘米。与51号镜、故宫镜比较，直径不同，连山纹的方向不同，铭文方块的排列位置有所不同，卦象排列不同，日中无金乌，月中无桂树，云朵的形态不同。

例六，《唐代铜镜与唐诗》中收录的图版89镜^[14]（图10），直径21厘米。这件铜镜与51号镜、故宫镜比较，连山纹的方向、铭文方块的文字、星辰的方向皆不尽相同，特别是外圈还多了一周十二生肖图案。

例七，共两件，一件为河南巩县石家庄五号墓出土的“日月星辰八卦镜”^[15]（图11），直径25厘米；另一件为广西藤县藤州大桥荔枝冲出土的

[10]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十七·七十。《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皆按拓本原大制版，经测量“宋连山纹八卦镜”直径在20.5厘米左右。

[11] 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图版105。

[12] 王纲怀、孙克让《唐代铜镜与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图版90。

[13] 王度《息斋藏镜》，台北历史博物馆，2001年，图版100。

[14] 王纲怀、孙克让《唐代铜镜与唐诗》，图版89。

[1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巩县石家庄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2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图版81。

“日月星辰八卦纹铜镜”^[16]（图12），直径25.2厘米。这两件铜镜与51号镜的差别较多，连山纹钮与四个连山纹变为具象的山峰，后者的位置移至钮的四角，铭文方块移至钮的四边，四方4字可以连读，平行的三条水波纹变成相互层叠的浪波，星辰的方向相反，日、月纹有山岳纹。

以上例二至例七，从整体构架分析，虽然没有脱离司马承祯《上清含象剑鉴图》所制定的设计理论和版式规范，但在细节上与最接近司马承祯道镜本形的51号镜、故宫镜存在不同的变化，这可能是在铸造过程中形成的版式差异所造成的。

二

此次展览中有另外两件以“五岳”为纹饰题材的铜镜。

一件为本图录第114页编号49的“五岳纹镜”（图13）。圆形，山峰形钮，钮座亦为山形，四角耸出四座各具形态的山峦，山间有云气、骑鹤仙人、飞天、鹿、羊。《中国古代铜镜》收录的一件“山水纹镜”与此镜基本相同。^[17]

另一件为本图录第116页编号50的“五岳纹方镜”（图14）。呈曲缘方形，山峰钮，钮座为山形，上刻草纹。四角耸出四座各具形态的山峦，山上有树木花草，山间有云气和飞鸟。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亦藏有相似的铜镜。^[18]

日本千石唯司也收藏有一件五岳纹镜，呈八角形^[19]（图15）。曲缘，山峰钮，钮座为山形，四角耸出四座各具形态的山峦，山间有云气和飞鸟。

上述几件铜镜的纹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峰形钮和周围的四出山峰构成一个五山形的图案，从其形状推断象征五岳，一般称之为五岳镜，但唐代是否将这种图案称为五岳，论者大多语焉不详。上文例七中，河南巩县石家庄五号墓、广西藤县藤州大桥荔枝冲出土的铜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图像数据。这两件铜镜的镜钮为山峰钮，钮的四隅各饰有一个连叠的山峰，并在山峦间饰有树木，其景象与五岳镜的山峰非常一致。具有象征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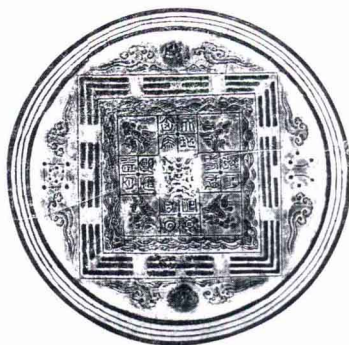


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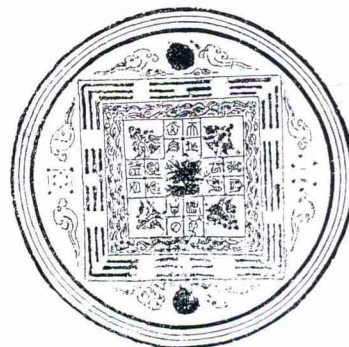


图12



图13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铜镜》，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17] 赵力光、李文英《中国古代铜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图231。

[18] 上海博物馆《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图版81；何林《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图版76。

[19]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172。



图14



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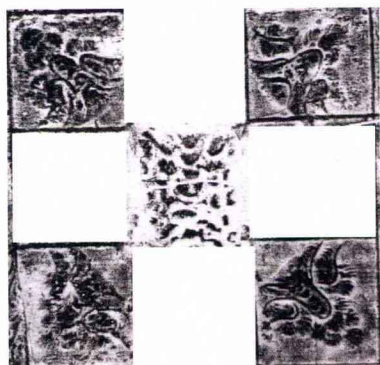


图16



图17



图18

的“内置连山，以旌五岳”的连山纹变成颇为写实的五岳，因此这类图案在唐代应当也为五岳（图16）。

三

铜镜中另有一种“五岳真形镜”。《宣和博古图》^[20]卷二十八著录的一枚品名为“唐五岳真形鉴”的铜镜，方钮，顶饰符篆，周围饰有四边内凹的菱形，每边外饰有四个符篆，镜缘装饰流云纹（图17）。有研究者注意到，其缘部、钮周围的纹饰与常见的唐镜不同，而和汉镜相似，认为其时代可能早于唐代^[21]。这是宋人记录的唐代“五岳真形镜”的图像资料。

现在能够明确定为“五岳真形镜”的实物资料，时代皆为明清时期。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苏州太仓发掘了一座明代黄元会夫妇合葬墓，在女棺中出土一件铜镜，符篆钮，周围环绕了四个符篆（图18）。^[22]

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五岳真形镜，与黄元会墓出土镜的纹饰相同（图19）。^[23]此外，《澹庐藏镜》、《小檀栾室镜影》、《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也著录有相同的铜镜。^[24]

[20] 清乾隆十八年（1753）亦政堂本。

[21] 李缙云《谈太仓出土的五岳真形镜》，《考古》1988年第2期。

[22]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太仓县博物馆《苏州太仓县明黄元会夫妇合葬墓》，《考古》1987年第3期。据出土的地券板与《太仓县志》可知，黄元会，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在工部、南昌、山东、江西等地任职。

[23] 何林《你应该知道的200件铜镜》，第214页。此镜曾收录于《岩窟藏镜》，见梁上椿：《岩窟藏镜（四）》，1942年，第50图。

[24] 徐鋈审定《澹庐藏镜》，1929年，卷下·三十五；徐乃昌：《小檀栾室镜影》，1933年，卷四·十二；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十七·七六。



图19



图20



图21

上海博物馆藏“大明万历五岳真形镜”^[25]（图20）。方钮，钮面平，上饰符篆，钮座为等分的四出形，间隔四个双线圆圈，圈内各饰一符篆。其外为铭文一周28字：“五岳巍巍切太清，上有真人守黄庭。朝饮玉泉餐芝英，亿万斯年保长生。”外圈饰有相互勾连的流云纹。镜缘的铭文32字：

“大明万历己（己）亥午日，铸五岳真形镜，用祝我父大司徒千秋，男都御史王象乾谨识。”^[26]镜钮及周围的四个符篆象征为五岳，正合乎“五岳真形”自铭。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九年五岳真形镜”^[27]（图21）。圆钮上饰有符篆，内圈有四个符篆，外圈饰八卦纹间有铭文：“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月。”为清宫内府造。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制五岳真形镜”（图22）^[28]。方钮，顶饰符篆，周围饰有四边内凹的菱形，菱形的四角内有“乾隆年制”四字，每边外饰有四个符篆，其外有一周铭文：“五岳真形，传青鸟使，大地山河，蟠紫尺咫，万象仙铜，明鉴万里。”镜缘装饰有流云纹。为清宫内府造。

上面介绍的五件五岳真形镜的纹饰分为三类：



图22

[25] 上海博物馆《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图版143。

[26] 据《明史》载，王象乾，字子廓，号霁宇，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生，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金都御史、兵部左侍郎等，累官兵部尚书，封朝廷少师兼太子太师，八十五岁卒。万历己亥为1599年。

[27] 何林《故宫藏镜》，图版112。

[28] 何林《故宫藏镜》，图版126。